



图为白草坡遗址航拍图。 孔海平 摄

《泾河传》之三十一：

# 白草坡：穿越时空幽光的青铜王国

□景颀

1967年9月的一天，一场不期而至的白雨突然袭击了灵台县西屯公社白草坡大队。其时，村子紧邻近泾河川道的南塬边的一片山坡台地上，一个正在放羊的村民无处躲藏，看到沟沿上坍塌的土崖下有一个崖窟，便一头钻了进去。暴雨如注，崖窟太浅，他便一个劲地往里靠，无意间脊背被一个尖锐的东西扎了一下，回头一看，却见崖壁上露出一个尖锐的铁器，他好奇奇怪，就用手中的铁镰往进挖，竟然挖出来一枚锈迹斑斑的箭头来。他十分好奇，又挖，又是几枚箭头。他心想可能这地方有什么宝贝，便不动声色回到家里。第二天，他带着儿子拿着工具，悄悄地来到这里，一顿开挖，很费了一番功夫，但最终一无所获。

又过了两年，席卷全国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69年冬季农闲，西屯公社梯田会战的战场就选在了白草坡南塬边的坡台地上。修梯田的过程中，就在两年前村民发现铁箭头的那块台地，竟然挖出了一座古墓，出土的一大堆生了锈的金属器物，谁都认不得。于是，这些破铜烂铁就被随意地堆放到了大队部，其中有一个形状像热水瓶一样的东西，有壶身，有壶盖，还有提的，模样很像当时老百姓家里的“电壶”。最神奇的是那壶里面竟然还有半壶液体，不知是谁最先说的，说这液体是神水，喝了能治病，洗了眼睛能让失明的人看见东西。消息一下子传开来，于是不断有人跑到大队部来，要用神水洗眼睛，来的人多了，你也要洗，他也要洗，大队干部不胜其烦，一怒之下，提起“电壶”，一下子就把里面的液体泼掉了。这时，到处都在传白草坡的改土工地上挖出了宝贝，有人就到处胡挖乱挖，有人还真的挖出来了东西，又不认识，就拿到公社街道的收购站当废铜烂铁卖，换点钱以贴补家用。

消息终于传到了县上，县博物馆又层层上报地区和省上，省博物馆派出了考古队，来到现场探索，进行抢救性发掘。这次，他们清理挖掘的1号墓，平面墓葬已经坍塌到沟里，里面出土的资料证明这是西周时的溧伯墓，距今大约有3000年左右的历史，由于自然坍塌和人为破坏的原因，虽然出土的东西并不多，但规格相当高。先前被村民们发现的“电壶”一样的东西叫卣，是古代的一种酒器，小口直腹，有盖和提梁，专业名称叫高盞提梁卣，里面装的极有可能是酒。3000多年前的酒啊，就这样被莫名其妙地给倒掉了，考古专家惋惜得连连叹息。在当地政府配合下，动员村民将挖出的东西上交，同时还在收购站和村民手中强制收回了不少出土文物。

按自然地形和1号墓出土的文物情况来看，专家们认为这里应该不止这一座墓葬，极有可能是西周贵族的

一座大型墓葬群。但由于当时已到年底，天寒地冻，不利于挖掘，于是就撤回了人员。

第二年，亦即1970年，原班人马再次开赴白草坡，由甘肃省文物考古队的专家初仕宾带队，开始了新一轮大规模的全面考古发掘。这一次，省、地考古队动用了专业仪器和设备，对白草坡1号墓周围的地貌进行了全面的钻探调查，共清理出西周墓8座，车马坑1座。随后，专家们经过几年时间的整理、研究和分析，最后由初仕宾整理形成了以《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为题的考古报告，发表于1977年第2期《考古学报》。

一个深埋地下3000年的秘密就此公之于众，白草坡西周墓成为迄今为止，在甘肃省境内发现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西周墓葬群！其出土的铜器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文物级别之高，在泾河流域绝无仅有，堪称世所罕见的“西周青铜王国”。

从地理位置看，白草坡西周墓群位于白草坡村南部两道沟壑切割形成的台地之间，北倚西屯原，向北直行500米可达原面；南望达溪水，向南5公里可达达溪河，地势北高南低，避风向阳。墓地东侧为农田，西侧农田塌陷后成为断崖深沟，凭目测就可以断定，该墓地的规模比现在看到的要大得多。

包括西屯塬在内的什字塬是陇东地区仅次于董志塬的第二大塬，东西长70多公里，历经数千年时光的蚕食侵蚀，以及雨水不断冲刷切割，原面收破碎，沟壑深浅起伏。距今约3000年前的西周时代，该墓群没有选择平坦的塬面，而是葬在塬面以下的坡台地上，至少说明这块坡台地当时肯定是平坦开阔且十分完整的，其地势肯定具备陇东地区葬俗所要求的好风水。随后3000年的风吹雨噬，让山川大地改变了模样，塬面在坍塌后退，这块坡台地的一多半竟然全都坍塌到沟壑里，埋葬在大墓里面的秘密也被雨打风吹去。不幸中的万幸，20世纪70年代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在人为地毁掉一些遗迹的同时，也意外地抢救了一批濒临绝境的遗址。在两年时间里，专家们经过两次发掘，在白草坡共清理墓葬9座、车马坑1座，整个墓区分为南北二区，两区相距约60米。其中北区由于更靠近塬面，山坡开阔平缓，由南而北分三排葬有7座墓，规模最大的M7、M8两座墓葬居中靠北，其余墓葬拱围在东西两侧和南部，其中东西两侧的两座墓葬规模较小，似为陪葬墓。南区由于靠近沟沿，地形陡峭，有墓葬两座和车马坑1座，两墓之间相距17米，车马坑位于两墓之间，其中位于西侧的就是最早被发现被发掘的1号墓，由于其位于悬崖边，墓室北、西、南三壁和墓底一部分已崩塌，是受损毁最严重的一座，车马坑西部也被山冲冲刷，坍塌

严重，但出土文物仍相当丰富。

从墓葬形式看，这批墓葬形制都比较简单，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底四周依棺椁筑有熟土二层台。9座墓葬中，M7最大，墓室长3.9米，宽2.7米，深2.25米，有二层台，制式为一棺二椁。内殉有一匹马，腰坑殉有一犬，系先杀后葬，头下尾上。陪葬墓中的M9最小，长宽分别为2.7米和1.2米。

从随葬器物看，9座墓中有7座已经被盗或被毁，出土文物很少，只有M2和M9两座墓葬保存完好，出土遗物非常丰富。经过考古人员的认真发掘和清理，连同时群众挖掘出土的，该墓葬共发掘各类文物1800多件，分为铜器、陶器和玉石蚌贝骨甲三大类。其中青铜器数量最多，种类最为丰富，当中酒食器有鼎、鬲、觚、罍、簋、尊、爵、角、斗、盂等共11种34件；兵器有戈、啄



现藏北京国家博物馆的青铜“F爰伯作”提梁卣。 景颀 摄

锤、钺、戟、剑、弓秘、箭矢、胃泡、盾饰等共9种300多件；还有斧、镑、锥、削等工具10件。各种器物多达100余件，其中车器有轺、辖、套、铃、軛足饰等19件；马饰有兽面饰、瓦形饰、筒形饰、方策、长方乳丁泡、节约、圆泡、当卢等131件；其他的有U形器3件，管形器5件，牛头饰2件。其次是玉石蚌贝骨甲类，数量有300多件，其中玉器有玉人、玉璧、石瑗、玉瑁、玉柄形器、玉板、玉戚、玉戈、玉斧、玉铎等；贝蚌类有蚌泡、蚌佩、蚌片、贝器、蛤蚧壳等230多件；骨甲类有骨镞、骨泡、骨甲、卜甲等。陶瓷数量最少，仅有3件。

白草坡西周墓之所以引起轰动，是因为里面出土的青铜器重量多，等级高，其中的一级品多达27件。包含鼎、簋、尊等许多重器。9件鼎有方鼎、方鼎、圆鼎三种样式；5件簋，双耳有耳，高圈足，无盖；还有尊、爵、卣、斗、啄钺、玉人俑、青铜镂空箭短剑、人头形器盖等，均为稀世珍宝，有的属于国内第一次发现。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批青铜器中有铭刻的多达24件，共有铭文14种，其中1号墓12件，共有铭文14种；2号墓10件，共有铭文10种。这在国内考古史上并不多见，铭文虽短，却包含了丰富的信息。

车马坑东西长8米，西半部为长方形，东半部呈圆形，比较深。圆坑底部有火烧过的痕迹，但没有遗物，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专门为举行“祭”的仪式而设。坑底葬有4马1车，车为拆卸后摆放，车前葬4马，马头向东，寓意为4马驾车奔向东方，马上上覆有苇席，马头上方和马蹄下方各横放一根车轴，车轴两端有铜套，是一辆单辕驾四马的双轮小车。2012年6月22日，宝鸡市渭滨区石鼓山镇石嘴头村村民在开挖地基时也发掘出一座长方形竖穴墓，经陕西省考古队清理发掘，认为是西周墓葬，墓具两椁一棺，下部四周有熟土二层台，葬制与白草坡西周墓十分相似，但石鼓山墓葬中有一套完整的铜礼器组合，却没有腰坑和车马坑，因而断定石鼓山墓葬的主人是西周的贵族，而白草坡墓的特点证明墓主人有可能是



西周铜鼎(资料图片)。 景颀 摄

分封于陇东，镇守边地的高级将领。

腰坑是商代晚期墓葬中常见的习俗，是晚商墓葬结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学者们据此认为它也是商文化的特征之一。后来的考古发现证明，这种腰坑墓大多数出现在陇东地区的泾河流域，这也能间接地证明，商周时期泾河流域居住的是具有典型游牧特征的马背民族，这与后来史学家们考证的陇东地区是古代戎羌民族聚居地的结论不谋而合。截至2020年，在泾河流域发现的腰坑墓，公开见诸报道的有26座，分布在平凉市的崆峒、崇信、泾川、灵台、庆阳市的庆城、宁县、陕西的长武、彬县、旬邑、淳化、泾阳等县区，其中在泾河中游崆峒区四十里铺发现的庙庄遗址，在崇信县境内泾河畔发现的于家庄遗址，都是极典型且规模较大的西周墓葬群，且都有腰坑墓。鉴定结果表明，腰坑墓不仅存在于商代，西周时也大量存在。稍稍不同的是，西周前期腰坑墓较少，后期由于受商文化的影响，腰坑墓从中原地区逐渐影响到洋河以西的泾河流域，陇东地区也大量出现有腰坑的西周墓。

天高地阔，大地无言，这个葬在白草坡1号大墓中的会是什么人呢？答案当然还要从墓中出土的文物



## 《石蹬记》探千年路

□景颀

那一天，是五月的第一天，正值北方“人面桃花相映红”的暮春时节。

晨曦中乘车一路向西，来到崆峒山，车停在了中台。下车后径直走向朝天门，门前的石羊依旧伫立两旁，这沉默、坚毅的形象似乎隐匿着一段神秘久远的故事。

走入朝天门，和以往一样以登上香山为目标，走到“上天梯”的中段稍作休息时，眼神无意间落在石级右侧“黑虎灵官洞”外一块嵌入崖壁的石碑，这块碑于民国27年所刻，碑高60厘米，宽115厘米，记录着《重修崆峒山蹬记》，品读碑文，眼前浮现出那段被烟尘隐没的历史……

古时，从后峡走上崆峒山，山路蜿蜒如虬龙，旋转如螺线，山势层叠矗立如堡垒，只能勉强步行，走到山腰处，山崖壁立千仞，陡峭险峻难以攀登。直到唐朝贞观年间，仁智禅师带领信众开山凿石。山路崎岖，靠人力和推车难以将石料送上山间，于是用羊做运输载体。羊凭借灵巧的身形和攀岩的耐力把一筐筐砂石运到山上，人们把一层层阶梯修建到山顶，这才有了崆峒山古老建筑群之一的“上天梯”。随着时间流逝，自然风化和行人往来，使石级剥蚀脱落，光滑不能落脚，人上山时要手足并行，下山时甚至要用屁股一级级挪下去。

民国27年(1938年)，一位名叫王子荣的长者，不仅用自家粮食赈济饥民，还出资购买石料，招募工匠重修“上天梯”。工匠们凸凹砌台，平

洼补缺，以五个月时间完成这项工程。在那个民族危亡的年代里，王子荣何止是带领众人修缮了一条通往山顶的路，他更像是维护一个民族抵御外敌的脊梁。

石级从唐朝修建到民国重修，都以不同形式留下修路者的印记。唐朝那些累了只会“咩咩”叫的“挑山工”以石雕的形象立于朝天门外，岁岁年年警示人们这条路的来之不易。民国时期支持重修石蹬的人名则被镌刻在石碑一角，或许这也是崆峒山蕴含的一种人文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对生命的敬畏吧！

碑文由平凉人郑澐撰稿，由湖北汉阳孙明书写。碑文书法可用海纳百川来形容。书体中可见以《毛公鼎》帖为圭臬的篆书，可见以《好大王》帖为代表的隶书，兼有楷书的法度，又有草书的痕迹。

孙明先生在创作过程中对线条的把握有刚亦有柔，一擒一纵的行笔方法使运笔间相辅相成又相反相成，这种鲜明的节奏彰显出“晋人之韵”。作品布局中，字与字之间大小相等、上下齐平，有均衡与秩序之美，这种应规入矩的趋势显然秉承了“唐人法”。通篇书体以隶书的精而密为主，以篆书的婉柔流通为辅，兼以草书笔画的流畅做点缀，突显汉隶“奇险中有平整，疏秀中有严密”之长，同时又弱化了隶书横画中的“蚕头燕尾”之状，他以自己独特审美视角创造出“端庄不失媚媚、深邃又具婉妙”的书体新形象，这是

崇尚“宋人之意”。在字的形态上，他将古人不同碑帖中的偏旁重新搭配组合，这种结字方式又体现出“元、明之志”。书者有了“尚韵”“尚法”“尚意”“尚态”等观念的结合，才使得笔画稳而不俗，老而不枯，亦使书体忽圆忽方，似篆似隶。

书法创作不仅是历史文化发展的符号象征，更是中国人思想的形象反映。这方碑文里的书法，肥瘦相间的笔画与儒家思想的“中和”相契，如果把“中和”与“和谐”相联系，孙明先生的结字方式就是用新“和谐”突破了旧“和谐”。他的字在效仿古法时追求个性，虽汲取了不同字体的精髓，但却尽显稚拙之气，这恰是道家思想中的“大巧若拙，大智若愚”。篇幅纵横有序的留白遵循了“有无相生”“无为无不为”的观点。而这种艺术的造诣是因为有了佛家思想的“悟”，才有了智慧、情感、意向三者的紧密结合。

谓书者，用之于心、能之于手、心手相应，游刃有余。孙明先生书法涉猎百家，融于一体，与集儒、释、道三家哲学思想于一体的崆峒山相映成趣，让人潸然而叹。

一块碑记石蹬，可寻千年历史之古；一支笔写书法，可溯千年文化之宗。

那一瞬，我将掌心紧贴石刻，感知民国27年的民族温度……巍巍崆峒，天梯重葺。神州山河岂可易主？中华文脉薪火不息！（上天梯图片为作者拍摄。）



## 渐行渐远的平凉窑庄

□王小虎

曾几何时，窑庄之于平凉老一辈农村人，犹如如今楼房之于城里人一样重要。窑庄曾是农家人遮风挡雨的住所，是他们引以为荣的财富的象征。为了它，一代代平凉农民宁愿当老愚公，在艰苦的劳作中消磨着自己，奉献着后人。

平凉的窑庄以地坑庄子为多，有大院、陡坡，长长的水道或隐蔽的水窖。修建窑庄主要靠人力，那时候没有什么机械，取土运土用的是镢头、铁锨、独轮车和吊筐这些原始的农具。窑庄没有使用期，只要保养得当，结构合理，尽可以放心居住，代代相传。窑洞是窑庄的灵魂，冬暖夏凉，利于人的健康。窑洞名称多，容量大，有厨窑、粮窑、柴窑、磨窑、并窑、牛窑等，条件好的人家还有拐窑、高窑或箍窑，用来住人或存放贵重物品。窑庄的院子可以用来种树、种菜、种花，也可以拴牛、晾衣、晒庄稼，可谓

方便多多，实惠多多。在平凉人漫长而严酷的生存进程中，窑庄像一位贫穷而沧桑的老母亲，和她多灾的子女们一起见证了丰年之乐，饥年之苦，经历了雨打风吹，严寒酷暑，并成为人们兵荒马乱时的避难所。因此，当丰衣足食的我们，再次面对那些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又破败不堪的窑庄时，须怀有一份感恩之情，停下来，看一看，想一想，也许某一孔窑，某一扇门，某一棵树，某一道坡，就能勾起你对过往岁月的记忆，想起严父的肩，慈母的脸，温暖的灯，昏黄的灯，想起破旧的牛，慵懒的猫，调皮的狗。当历史的面目在记忆中渐渐清晰，你被欲望遮蔽的双眼也许就会看到回归本真的路径，你虚妄狂躁的心也许会得到长久的充盈，变得淡定和平静。

（图文转自《百年平凉》。）